

關 話 諸 葛 亮

袁 宙 宗

出 山 前 後 時 勢 背 景

諸葛亮，為漢諸葛豐之後，豐於西漢元帝時官司隸校尉。亮父珪，曾任太山郡丞。亮字孔明，生於漢靈帝光和四年（西元一八一年），琅琊陽都人（今山東沂水），幼年喪母，未及十歲又喪父。有兄、姊、弟各一人，兄瑾去東吳，亮和姊弟孤苦無依，由叔父玄照顧成人。

漢獻帝初平之際，青、徐二州遭黃巾之亂，玄帶亮姊弟三人去荊州避亂，定居於南陽鄧縣的隆中山，不久劉表薦玄為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太守，玄乃携帶亮和弟均上任，因漢另派朱皓代玄守，發生衝突，玄死亂軍中。這時亮年約十五歲，携弟逃回隆中，姐弟三人躬耕自食，度過少年時期的艱苦生活。

亮早年遭父母喪，他所得到的家庭教育，可能為兄瑾及叔父玄的訓誨。吳書瑾傳云：

「瑾少游京師，治毛詩、尚書、左氏春秋。遭母憂，居喪至孝，事繼母恭謹，甚得人子之道。」

瑾居喪時期，一定給亮很多教誨，而他所學

者皆為儒家之學。玄撫養亮最久，給他的潛移默化至深。亮老家琅琊，距孔、孟故鄉不遠，早年所受於儒家的薰陶亦大。隱居隆中後，襄陽一帶高士很多，如龐德公、司馬徽、黃承彥、鄧玖、北極教主等多屬於道家者流，淡於名利，亮以師事之，遂浸潤於道家的修養。亮因早經喪亂，時局不安，叔父又死於官，故對功名利祿已失去興趣，「前出師表」云：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」他有這批高士教誨，和一批朋友如徐庶、崔州平、石廣元、孟公威、龐統等磋磨，使天資穎慧，秉賦不凡的諸葛亮，學問大進，成為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。

當諸葛亮和龐德公、司馬徽等人，來往日久，學問大進的時候，他們看出亮本質非凡，乃更為他引見高深的人物來教誨。據「仙鑑」云：

「司馬徽謂亮曰：『以君之才，當訪名師，益加學問。汝南靈山，鄧公玖熟諳諸略，余嘗過而請教，如蠶測海，盡往求之。』引亮至山，拜玖為師……百日，玖略審所學，皆能致其奧妙，謂亮曰：『及今漢祚欲終，水土垂絕，雖餘焰未息，復當流之於西，稟全而王。』亮曰：『操為

國賊，權為竊命，亮當此亂世，則惟退隱躬耕，養志樂道。』公曰：『不然，抱此材器而不拯救斯民，非仁者之心，然出處必以正，劉備漢室之胄，子如一出為輔，則可成立矣。』」（諸葛故事卷二）

鄧玖教亮以兵陣，又為他引見北極教主於武當山，授以道術，亮既得教主之真傳，乃下山會友，復見司馬徽，相談甚久，徽大驚曰：「君已是天下第一人才矣！」

建安十二年（西元二〇七年），劉備避難居住在荊州，思得賢者為之輔佐，訪司馬徽於襄陽，司馬徽說：

「儒生俗士，豈識時務，識時務者在乎俊傑。此間自有伏龍、鳳雛。」

備問所指何人？曰：

「諸葛孔明、龐士元也。」

後劉備屯新野（今河南省新野縣），徐庶見備，備甚器重庶之才智，庶謂備曰：

「諸葛孔明，臥龍也，將軍豈願見之乎？」

備聽說，對庶曰：「既然如此，請君引他來見我。」

庶對曰：「此人才智甚高，不輕易見人，最好將軍親往拜訪，不可以隨便叫他來見。」

於是劉備親往訪亮，經過三次的拜訪才見到亮。亮為他分析天下大事，並出山佐劉備與復漢室，維護正統，一舉而成爲三國鼎立之局。蜀書本傳，陳壽云：

「魏武帝（曹操）南征荊州，劉琮舉州委質，而備失勢衆寡，無立錐之地。亮時年二十七，乃建奇策……大破其軍，乘勝克捷，江南悉平，後備又西取益州。」

劉備在赤壁破曹之後，據有荆、益二州之地，作爲他的根據地，解決了無立錐之地的險境。

道儒兼融取精用宏

諸葛亮的思想涵泳各家之學，取精用宏，不獨宗某派，他「論諸子」云：

「老子長於養生，不可以臨危難。商鞅長於理法，不可以從教化。蘇、張長於馳辭，不可以結盟誓。白起長於攻取，不可以廣衆。子胥長於禦敵，不可以謀身。尾生長於守信，不可以應變。王嘉長於遇明君，不可以事暗主。許子將長於明臧否，不可以養人物。此任長之術者也。」（長短經卷一任長）

不過，他沉潛最久，影響最深的還是要算道家。他的胸襟，具有道家的豁達；他的立身行事，具有儒家的誠敬。堪稱道儒合流。

有人以爲亮超脫逸羣，澹泊寧靜，是道家者流，但他們又犯了兩大錯誤。

第一、把亮加以神化。把他形容得仙風道骨，飄逸如神，有鬼神莫測之機，呼風喚雨之能，絕非常人可比。持這種看法和形容的，爲羅貫中

作「三國演義」就採用這種態度，如四十九回「七星壇諸葛祭風」，使周瑜駭然曰：

「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，鬼神不測之術。」

又在「一百三回」五丈原諸葛禳星「形容孔明披髮仗劍，步罡踏斗，鎮壓將星」，幾乎祈禳添壽已有效果，不幸爲魏延所誤。

羅貫中形容亮平素頭著綸巾，手持羽扇，身穿八卦衣，有飄飄欲仙之概，完全一副道者打扮。

第二、把亮形容得深沉莫測，講陰謀，用心機。因老子有：

「將欲歛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舉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」（道德經三十六章）

視亮施政用人，使用權術。持此說者，如抗日時期，曾任大公報主筆的王芸生，他於民國三十四年，在重慶大公報發表一篇「論諸葛亮」，他以爲諸葛亮權術用事，猜忌而不任人，其執法嚴峻，又是法家作爲，故他以爲諸葛亮是一位「法道合抱」的政治家。

其實道家的老子並不講權謀，不過他觀察宇宙，研究人生的結果，發現了一些真理和原則，這些真理和原則是「常」，循此原則去作，即可趨吉避凶；若不知此真理原則，一味亂闖，則將遭

到失敗和殃禍。故云：

「夫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。歸根曰靜，是謂復命。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；不知常，妄作凶。」（道德經十六章）

我們處事要洞徹機先，非胸懷豁達，虛靜不可。虛靜的功用，是從宇宙本體的道推演而來的。因爲道體：

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搏之不得。」（道德經十四章）

道，它在虛靜中統攝萬物，人如秉道而行，便是「守常」，便可趨吉避凶。老子的話很有科學精神，因爲科學的功能在發掘宇宙的道理，人能本此道理行事，便是利用自然，或服從自然。科學家所講的話，是無偏私的，就道德說，是中立的。有人利用科學家所發明的道理作道德的行爲；也有人利用科學家所發明的道理做壞事，做出不道德行爲。例如：槍炮可以自衛、衛國，獵取猛獸；也有人利用槍炮發動侵略，劫掠財物，殺傷無辜。像這些，科學家是沒有責任的，是不能負責任的。

民國三十四年，大公報主筆王芸生，曾於該報重慶版發表「論諸葛亮」一文就老子所講「致虛守靜，知白守黑」之說，指認老子是老奸巨猾的陰謀家；其實，老子不是陰謀家，只不過陰謀家常應用老子所謂的道理，發展其陰謀而已。

王芸生以爲諸葛亮會說：

「非澹泊無以明志，非寧靜無以致遠。」（誠子書）

這兩句話，出自老子的「致虛，守靜；知白

，守黑。」可見諸葛亮是好權謀的道家。這兩句話，出自淮南子卷九，「主術訓」下段：

「非澹泊無以明志，非寧靜無以致遠，非寬大無以兼覆，非慈厚無以懷衆，非平正無以制斷。」

高誘注「淮南子」說：

「其旨近老子，淡泊無爲，蹈虛守靜，出入經道。」

「淮南子」一書，道家的成分最多，諸葛亮的學養受道家薰陶也是事實，但王芸生用心不正，意在指桑罵槐，借題發揮，他說諸葛亮「一猜二察三不信任」，對人慣用心機，他偏曲事實，「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」，非治學之道。今就亮之一生，道儒兼融的事實予以說明。

(一)道家的豁達 道家的修養，超然物外，對世俗的名利觀念是淡泊的、超脫的。亮居隆中時的師輩，屬於道家者流的龐德公、司馬徽、鄧玖、北極教主，他們都躬耕自食，超脫不羈。如龐德公、司馬徽，在當時劉表也曾親往徵聘，但他們都却之不就，並閉口不談時人，「知劉表性暗，必害善人」（見後漢書逸民傳，以及司馬徽別傳）。亮之本心亦不樂仕進。故曰：

「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」（前出師表）

道家分爲避世和出世二派，如莊周者，楚威王聘以爲相，周固拒之，他屬於避世派。伊尹、呂尚二人漢書均列爲道家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，湯三以幣聘之，輔助湯滅夏，湯尊之爲阿衡。呂尚隱於渭水之濱，文王聘以爲師，助武王滅紂，

尊之爲師尚父。他們都是「清虛自守；卑弱自持」的人，對經國治世，頗有成竹在胸，屬於道家的出世派。諸葛亮亦屬伊、呂之類的道家，「每自比管、樂」，因管仲尊王，樂毅伐暴。張輔「名士優劣論」云：

「諸葛孔明，達時知變，王佐之才，玄德無強勝之勢，而令委質。夫明暗不相爲用，臧否不相爲使，武帝（曹操）雖處安強之勢，不爲之用也，況在危急之間，勢弱之地乎？」

因劉備訪亮時，對亮說：

「漢室傾頽，姦臣竊命，主上蒙塵。孤不度德量力，欲信大義於天下。」（蜀書本傳）

假設劉備不「欲信大義於天下」扶持漢室爲志，亮或終老隆中，永不出仕。

再說亮之作爲，與道家之主張與精神相合。

老子主張「無爲而治」但有上下之分。莊子云：

「夫帝王之德，以天地爲宗，以道德爲主，以無爲爲常。無爲也，則用天下而有餘；有爲也，則爲天下用而不足。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。上無爲也，下亦無爲也，是下與上同德，下與上同德，則不臣。下有爲也，上亦有爲也，是上與下同道，則不主。上必無爲，而用天下；下必有爲，爲天下用，此不易之道也。」（天道篇）

作帝王的人，不能事必躬親，如事必躬親，與臣爭職，上下有爲，「則不主」，不主就是非作人主之道。

作臣下的應該有爲，如果君臣皆無爲，「則不臣」，不臣就是非作臣之道。

亮和後主之間，就是做到了上無爲而下有爲

。魏略云：

「初，備以諸葛亮爲太子太傅。及禪立，以亮爲丞相，委以諸事，謂亮曰：『政由葛氏，祭則寡人。』亮亦以禪未閑（熟習）於政，遂總內外。」

不驕不惰竭誠事上

這樣很容易造成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的權臣，但諸葛亮因爲他有道家的淡泊名利，一生奉事唯謹，既不驕，也不惰，竭誠以事其君。晉人袁準說：

「受六尺之孤，攝一國之政，事凡庸之君，專權而不失禮，行君事而國人不疑。」（諸葛亮論）

據莊子所說作人君的「無爲」，並不是一概不管，還是要一套監督臣下的方法，這方法包括「分守」，形名，因任，原省，是非，賞罰」（莊子天道篇）

分守 指職分和職守，君王視臣下之能，設官任職。例如後主「伐魏詔」云：

「諸葛丞相弘毅忠壯，忘身愛國，先帝託以天下，以勗朕躬。今授之以旄鉞之重，付之以專命之權，統領步騎二十萬衆，董督元戎。」（建興五年三月）

形名 形是形象，名是名稱，如亮伐魏，後主授以「旄鉞」，旄代表指揮，鉞代表生殺，旄鉞是形象。又令「董督元戎」，是統兵元帥，元戎是名稱；既有元帥之名，即操指揮生殺之權。因任 因有其職，必須完成任務。詔又云：

「運行天罰，除患寧亂，克復舊邦，在此行也。」

原省 亮既「董督元戎」，後主要省察亮是否盡力，或其用兵結果，利害如何？檢討得失。

是非 後主必須辨別亮之所為是是非非。盡心竭力，克敵制勝者為是，未盡全力，喪師辱國者為非。

賞罰 有功必賞，有過必罰。例如亮用馬謖，遂有街亭之失，自請懲罰。於是後主以亮為右將軍，行丞相事。建興七年（西元二二八年）亮再率軍伐魏，蜀軍大勝，克武都、陰平二郡。後主遂頒「復丞相詔」：

「街亭之役，咎由馬謖，而君引愆，深自貶抑，重違君意，聽順所守。前年耀師，戰斬王雙；今歲爰征，郭淮遁走，降集氐、羌，興復二郡，威震凶暴，功勳顯烈……今復君丞相，君其勿辭。」

所以君臣有道，道家亦有其精神，並非放任而不為也。

(二) 儒家的誠敬 「誠敬」二字由宋、明理學家所提出，是指宋儒所說立身處世的方法，也是超凡入聖的途徑。

誠，從言，成聲，義作信解，指人言行一致，真實無偽之意。中庸說：

「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盡其性。」（朱注二十章）

人生長於自然，唯有如自然界之誠實不欺，才能盡己之性。中庸又云：

「至誠無息，不息則久，久則徵，徵則悠遠

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。」（朱注二十六章

）言至誠之德，永無終止，和天地同長久，並可徵驗，悠久不息，博大高明。

敬，自責自律以赴事為敬，有自我督責之意。慎重自持亦曰敬。

誠是盡心，敬是竭力，心力俱到，便是誠敬，又可以說全部精神貫注，便算是誠；聚精會神，並傾全力以赴，毫不保留，這便是敬。一個人誠心誠意，還要拿出全部力量才能把事做好。所謂「陽氣所至，金石為開。」陽氣是指敬，「精誠一到，無事不成。」精誠是指極誠。凡誠敬所至，則精衛可以填海，愚公可以移山。

陳壽評諸葛亮「開誠心，布公道」，亮自己也說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」這就是誠敬工夫，這種工夫，應當屬於儒家精神。同時亮之一生，以興漢繼統之職志，認為「操為國賊，權為竊命。」他始終以他們為偽政權，但戰略有先後，曹氏篡漢，且勢力最大，故連吳以伐魏，魏滅再掃除吳。故他要「獎率三軍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驍鈍，攘除奸凶，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。」

亮之耿耿忠誠，神天可鑒，夫「春秋」以道名分，故曰「漢賊不兩立，王業不偏安」。當關羽死麥城，劉先主傾全力以伐吳，破壞了亮的主張「連吳伐魏」的戰略，趙雲諫曰：

「國賊曹操，非孫權也。若先滅魏，則權自服。今操雖蹙，子丕篡盜，當因衆心，早圖關中……不應置魏，先與吳戰，兵勢一交，不得卒解，非策之上也。」（蜀書雲本傳）

備不納諫言，羣臣諫者甚多，皆不接受，秦宓陳述於天時亦不利征吳，竟遭囚閉。結果征吳

失敗，備走白帝城。亮於此時明知伐吳不可，然事前備不與商，又不囑咐同行，亮知備知已不欲有此征伐，然不直接進諫者，以備盛怒而不可阻，諫亦無益，反增怨懟。

章武三年春（魏黃初四年，西元二二三年）備於白帝城病重，召亮於成都，分囑後事，對亮說：

「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國，終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輔，輔之，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」

亮涕泣對曰：「臣敢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貞之節，繼之以死。」

備之伐吳，蜀之精力幾盡，不僅外交挫敗，且亦徒損實力，為爾後興復大計，受到嚴重的損傷，亮所謂「將荊州之軍以向宛、洛，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」，因荊州既失，計畫幻滅。但亮對備毫無怨謗之言，而竭誠復漢之心如一。元許衡說：

「不問利害，只求義理，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為當然，至於成敗利鈍歸之於天而已。只得如此做，便是聖賢之用心。」（武侯論）

劉先主死後，後主嗣位，後主智力凡庸，然亮猶小心翼翼，操國柄而不失禮，正如管子所說：

「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。君子人與？君子人也。」（論語泰伯）

因此，亮之事君以忠，維護正統之精神，正是儒家精神。

道家與儒家其精神有相通處。比如道家的「道德經」，儒家的「論語」，這兩部書有許多相通處，今舉一二：

「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」（道德經六十二章）

「何以報德？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」（論語憲問）

「聖人處無爲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」（道德經三章）

「無爲而治者，其舜也與？」（論語衛靈公）

「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。」（道德經七十三章）

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。」（論語陽貨）

同時老子和孔子的關係近乎師生之間，「史記——老子傳」，「史記——孔子世家」，「孔子家語——觀周篇」，「禮記——曾子問」，「莊子——天運篇」，「呂氏春秋——當染篇」，「韓愈——師說」均言孔子曾向老子問禮，師事老子。拙著「大哉孔子」（國魂月刊三二期），「老子其人兼論孔子問禮」（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十一卷第三期）均論及此事，可以參考。故孔老之學仍有相通處。

道家講「無爲」，乃順理而爲，故莊子云：「依乎天理，因其固然。」（養生主）

庖丁解牛，手到骨落，他對牛體的結構，了

解清楚，目無全牛，手起刀落，這是他順理而行，雖無爲而有成。

儒家亦講「無爲」，故孔子曰：「無爲而治者，其舜也與？」但儒家對「無爲」的態度，乃是「無所爲而爲」，義之所在，不問得失和成敗。如果作事，對己有利，有名，有功，然後去作，則是「有所爲而爲」。宋儒程明道說：「天道無心而成化，聖人有心而無爲。」聖人乃是不爲自己打算，應該做的就做，不計成敗，此即無所爲而爲。

道家與儒家都以爲一個人作事，要無所爲而爲，這是兩家之所同，不過在同之中，也有不同。道家的無爲，是偏重於個人的興趣；儒家的無爲，是偏重於道德，兩者似同而又不同。重個人興趣的結果，避免社會干涉，發展而爲自由平等思想；重道德的結果，以拯救斯民於水火，發展而爲重社會道德和遵守法律秩序的濟世思想。

道家主張無爲，亦即少爲；儒家講無爲，以無所爲而爲，不拘多少，凡應該作的，一定去作。道家講興趣主義，儒家講義務主義。人的一生活，當然應該做些有趣味的事，但不能只講興趣，不盡義務；但也不能只盡義務，不求樂趣。講興趣者，失之散漫；講義務者，失之嚴肅，如果將兩家所講的道理，折衷而行之，既不失之太散漫，也不失之過嚴肅，則可得之全矣。

廓然大公謙沖寧靜

諸葛亮在未出廬前，躬耕自食，不樂仕進，以道家的修養，過他安閑自適的生活。元人郝經

說他因爲「傷漢季名士往往失身於人，爲閹監賊臣所禁錮，卒至風節委地，而漢室遂亡。」所以東漢之後，談玄風盛，直至魏、晉、南北朝，亦復如此。這就是讀書人，警於前代，多不樂仕進，轉而向老莊之學研究討論，亮在出廬前所接觸者亦復如此。可是，當他專心與漢時，才改變態度。

中國的思想，向以儒道二家爲主流，就老莊說，他們重視個人自由「獨與天地精神共往來，濠然與神明居。」看不起一切所崇拜的聖王賢哲，所以反權威、反傳統，要人在自然宇宙中，不要自大、自功，要清虛自持，超然灑脫。人不能永遠追求，永遠不滿足。如果永遠追求，即永遠空虛；永遠不滿足，即永遠沉溺於痛苦的深淵而不能自拔。所以要隨遇而安，超然物外，一切要不在乎的態度。

儒家雖亦重視個人，但需盡人倫之道方才算人。苟放棄人倫，不受羣體道德的約束，爲儒家所不取。所以說儒家要人人爲社會負責，道家則又要人人物外。能爲社會羣體負責，則爲嚴肅；能超然物外，尊重個人自由，則爲超脫。既超脫，又嚴肅，則爲了不起的人物。

儒家孔子，一生都在嚴肅中。他主張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（論語顏淵）

孔子一生都是嚴肅的，年五十六，由大司寇行攝相事，三月而國大治，齊景公聞魯重用孔子，魯強將威魯齊，乃贈送歌女八十人於魯君，魯君樂於齊女的歌舞，三日不朝，大祭之後，又不

致送膳肉於大夫，孔子不稍假時日，帶着他的徒屬弟子，周遊列國去了，這就是孔子處事態度嚴肅，擇善固執的緣故。

諸葛亮在這方面較為開濶，他的國策是連吳伐魏，但劉備為替關羽復仇，不計利害，傾全國之兵以伐吳，亮仍能泰然處之。及備伐吳失敗，亮歎曰：「法孝直（法正字）若在，必能制主上令不東行，就復東行，必不傾危矣。」足見法正的分量在備心目中比諸葛亮要重，諸葛亮並不以此心懷怨憤。可見亮胸懷豁達，不過分嚴肅以任事，不但對個人功名利祿看得很淡，對處理大事亦從容自得，滿不在乎。因為，他雖有為，而是秉公而為，竭力而已。程明道說：

「天地無心而造化，聖人有心而無為。」（定性篇）

又云：「君子之學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。」（同上）

廓然大公，是亮之作人精神；物來順應，是亮之處事方法。不執個人成見，就能安然以應變。朱熹說：「廓然大公，只是順他道理為之。」

（朱子語錄卷一）

劉備是亮的人主，主欲為結拜兄弟關羽報殺身之仇，亮復欲何言哉？順應而已。

莊子說：

「古之真人，不逆寡，不雄成，不謀士。若然者，過而弗悔，當而不自得也。」（大宗師）

有真知卓識之人，不因寡少而逆拒，不以成功而自豪，不因智慮所得而固執己見，永不改變初衷；像這樣的人，於事偶有過失，也用不着追

思痛苦，於事即或行之得當，也不以此自得，這就是「廓然大公，物來順應」的表現。

諸葛亮的一生，處處都表現出廓然大公，謙沖寧靜，逆來順應。但他大方而不隨便，超脫中又有嚴肅的一面，儒道兼融，才全兩家。陳壽評之曰：

「終邦域之內，咸畏而愛之，刑政雖峻而無怨者，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。」（蜀書諸葛亮傳）

亮死於建興十二年（西元二三四四年）八月，

至今一九八四年，歷時已一千七百五十年，其享

譽之隆亦仍不衰，因其作人處事之風範，足以永

垂後世，咸推為三代以後之最傑出人物。宋張績詩云：「巍然王佐三代前，信矣明言照千

古。」（八陣臺觀武侯像長句）可見古人對他的崇敬與評價之高。

由豪傑到裁縫

吳崇蘭女士著
定價壹幣壹佰元

本書由名作家吳崇蘭執筆，奇人修廣翰口述九一八東北淪陷，日本奴役同胞迫害志士的殘酷暴行，以及日本敗亡中共乘機擴大叛亂，大陸淪陷衝出鐵幕，回到自由祖國就業創業，三起三落，天助自助的感人故事，驚險緊張，高潮迭起，令人目不暇給，在中外雜誌連載期間極獲好評，現已出版單行本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80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

中外文庫

之二十二

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教授著
定價台幣120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闈、詹天佑、王闈運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貳拾元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